

小金玫瑰 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同名电影获1989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The Summer of Aviya

艾维娅的夏天

[以色列]吉拉·阿尔玛戈 著
单蓓成 曦译



NLIC2970834124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金玫瑰  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同名电影获1989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The Summer of Aviya
艾维娅的夏天

[以色列] 吉拉·阿尔玛戈 著

单蓓成曦 译



NLIC2970834124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艾维娅的夏天/[以]阿尔玛戈著;单蓓 成曦译—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1

(小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ISBN 978-7-5324-9212-1

I.①艾... II.①阿... ②单...③成... III.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①I3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541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1-355

Copyright © by Gila almagor and Am Oved Publisher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小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艾维娅的夏天

[以色列]吉拉·阿尔玛戈 著

单蓓 成曦 译

许玉安 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谢瑛华 孙浩伟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7 字数 52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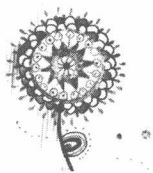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4-9212-1 / I·3519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艾维娅



妈妈在生我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她孤身一人去了医院。没有人在她开始痛的时候握着她的手，也没有人等候在产房外，想知道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恭喜了！”当我发出在这世上的第一声叫喊时，护士们纷纷向妈妈表示祝贺，“您生了一位千金。听听她的叫声！她的体重是六磅十三盎司，可真不赖啊。”

不久，护士们问道：“您给她取名字了吗？”

“我没想过会生个女儿，”妈妈说，“我只想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妈妈叫了一声爸爸的名字，那是个听上去带着陌生的外国音节，随后泪涌如注。等她恢复了平静之后，她说：“名字确实是个问题。”

“如果您生了个男孩，倒是可以叫他艾比。”一位护士说。她似乎意识到，让妈妈叫着死去的丈夫的名字实在太残忍了。很多男孩都叫艾比，这是亚伯拉罕的简称，意思是“我的父亲”。

“或者叫，艾维娅？”另一位护士说。

“这也算个名字吗？”妈妈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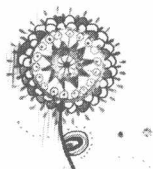
“艾维娅，”这位护士说，“意思是‘她的父亲’。”

“艾维娅，”妈妈说，“好怪的名字。”

不过没过多久，妈妈就打定了主意：

“艾维娅是个动人的名字——是我听到过的最动人的名字。”

第一章



在 儿童之家的那一整年，妈妈只来看过我一次。

我记得那次，因为那天正好是光明节庆祝会，儿童之家排演话剧，我在剧中扮演暴君安条克。妈妈如约来看我，还用空鞋盒给我装了一大堆糖果：有一条巧克力、一包太妃糖、两根公鸡形状的棒棒糖，还有一袋用圆形袋子装着的饼干。这是她给过我的最大的一份礼物。我分了些给同屋的几个女孩，剩下的，我还是吃了很久。

我还记得那天她笑了。当时话剧正演到一半，我头上的皇冠突然掉落下来，我赶忙对乌兹——就是扮演我仆人的那个胖男孩喊道：“快呀！快把皇冠拿给我！”我还说了几句其他的话。这些都是剧本里没有的。底下的观众看到这里，纷纷笑得东倒西歪。妈妈也笑了。她不单单是微笑，她笑得那样高兴，仿佛身体完全好了，没有了那些“毛病”。

后来，话剧结束了，观众都拥到后台，想见一见扮演安条克的滑稽男孩。结果他们发现这个“暴君”的扮演者竟然是我这样一个女孩。“你真有天分呀，”他们说，“你演得棒极了！”

庆祝会结束后，住在另一栋宿舍里的一个男孩的爸爸提出要送妈妈一程，于是她搭了他的车回家去了。

后来，妈妈又病了。

我知道她病了，因为她没有再来看我，也没写信给我。

一天，有人喊我去校长室。“耶米亚胡在等你，”那人说，“很急，赶紧去吧。”

耶米亚胡校长告诉我，妈妈病了。“她住院了，”他说，“有人在照顾她，你不用担心。在那里，他们照顾得很好，你妈妈会好起来的。我们也会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找我。我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

耶米亚胡校长，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长得很高大，肩很宽，目光和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像是我们的父亲。他的门，真是永远敞开着的，你可以随时过去跟他交谈。他陪我走回校园，对我说：“快去食堂吃点东西吧。”

我没有去食堂。我不想吃东西。我只想在其他几位室友用午餐回来之前回到房间里，一个人呆一会儿。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呆会儿。走到半路上，我才发现刚才竟然忘了问一下妈妈住在哪家医院。我于是掉转头，又往回走。

“她住在哪里？”我向校长问道，“我要医院的地址！我想给她写信。”

耶米亚胡校长看上去有些不安。“抱歉啊，”他说，“现在还不能给她写信。你等一等吧，等她给你写信。听话，乖孩子，等她写信过来，你就能回信了。”“听话，乖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是那样的慈祥。

可妈妈还是一直没有来信。

我每天都在等她的信。

每次邮递员来儿童之家时，我总想办法呆在教导员普阿的

身边，装作在忙些什么的样子。我不想给别人看出来我等这封信等得多么焦急。我的眼角扫视着一个个信封上的名字。其他孩子并不掩饰他们的失望之情，他们会喊：“为什么没人给我写信呢？”“真倒霉！还是没有我的信！”而我只把失望留给自己，我把它留在心里，一个字也不说。

直到有一天——我记得那天是植树节，我们刚种完一丛松树回来，我看见普阿挥舞着一个信封说：“看哪！你妈妈给你写信了！”我顾不得擦一擦满手的泥巴，就一把抢过信来。

“小心点，别把信弄脏了。”普阿在我身后大声喊道，“先去洗洗手。”她说的我几乎都没听见，因为我早已经走远了。

妈妈的信读起来很吃力。信上的字写得潦草又马虎，我花了很久才辨认清楚。整张纸上都是她潦草的笔迹，我只有把字一个个找出来，再组合成她写的句子：“我又病了，别担心，有人在好好照顾我。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到那时，我就来看你，我又能见到我的小妮子了，那该多好啊。多给我写信。”

“多给我写信。”她就是这么写的，通常我会纠正她的别字，但这次我没关心这个。

她的来信意味着，她还活着。

这封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整张信纸都沾满了泥巴。妈妈又病了，我很难过，但读到她的信，我又很开心。即使她生着病，人又在远方，可至少我有一个写信给我的母亲。在这里，许多孩子根本就没有父母，也没人会写信给他们。

从此，我就经常写信给妈妈。我告诉她我作业写得有多好，分数有多高——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圣经》阅读、写作、自然和历史。我告诉她我们花园里绚烂的色彩；我告诉她我们寝室里的新鲜事儿，还有我的好友迪娜的故事。迪娜的父母离婚了，后来她的母亲又嫁了人，把她带到了新家，于是，在我们剩下的五个女孩的床边，多了一张空床。

我的信总是写得很长，字也写得工工整整，妈妈却不怎么来信。虽说我要等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收到她一封信，可心里总算有了期待。就这样，我们恢复了联系。最让我高兴的是，妈妈每次都会随信送给我一个小惊喜。有一次，她寄来一张书签，是一朵干花，用两张胶片塑封而成，还有彩色的线当点缀；有一次是个手工的小布垫；还有一次，是两个用拉菲草和小珠子装点的漂亮发卡。“这是为你的绣发准备的，我的小妮子。”她在信中写道。“妈妈，应该是‘秀发’。”我在回信

中纠正她，“‘绣’是做针线活儿的意思。”

我试图通过她的笔迹，来推测她的身体状况。她的字写得越是清晰易辨，我就知道她的身体恢复得越好。可她从未在信中透露过自己何时会出院。每封信的结尾，她都写着希望能快点见到我，还送给我满纸的吻痕：“这是给你的，妈妈的吻。”我总是在亲吻过纸上的每个吻痕后，再把信放入一只她送我的稻草篮里，把它和其他的信件放在一起。

临近暑假的时候，普阿向我们宣布：年底，儿童之家将为家长和宾客举办一场大型庆祝会，届时会有话剧演出。接着，她开始分派剧中角色，我欣喜地发现自己是主演，演一个流浪汉。彩排时，每当我唱到“在加利利湖的岸边，有幢房屋雄伟如宫殿”这句的时候，普阿总是夸我的歌声美妙动听；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字她都听得清清楚楚。普阿告诉参加演出的其他孩子要以我为榜样。就连一直喜欢嫉妒别人的雅尔也对我说：“你唱得真好。”

最后一次彩排结束后，普阿和我一起走到门口，说道：“我真的希望你母亲快点好起来，能来看你演出。她会为你感到自豪的。”一定，一定要让她好起来，我心里这样想着。可我知



Proshus

مكتبة

و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مكتبة

道，我不能要求太多，毕竟希望太渺茫了。

重要的一天终于到了。早上，我们协助高年级的孩子，在院门口挂上一块大大的“欢迎光临”的标牌。接着，普阿拿来了演出服装，并按角色分发给大家。最漂亮的衣服，给了表演“花之舞”的几个女孩；扮演“树”的女孩子，拿到的服装也不差。这些衣服，虽然在其他话剧里也用过，但外面都新涂了一层漆，翠绿的颜色十分悦目。

我急着想看看我的服装。只见普阿拿出一件破旧不堪的外套，披在我的肩上——因为尺寸太大，两肩还垂了下来——又在我头上围了条破布，往我手里塞了根老人用的拐杖，然后满意地说：“妙极了！你看起来真不错！”而我，简直惊讶到了极点。

我只想穿干净、漂亮的衣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衣衫褴褛地出现在舞台上。我试着和普阿争辩，可她的态度却变了。我可能是真的惹她生气了，她冷不丁地扯起嗓子对我叫起来，说她很清楚我该穿什么衣服，说我有什么权利提出异议。她这样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冲我大叫大嚷，我实在难以忍受，于是我冲出大礼堂，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哭了起来。我从不让任何人

看到我哭的样子。

下午，客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却没有去门口等我妈妈，因为我不想失望而归。儿童之家的大门口，以及从主干道通往入口的道路两边都站满了孩子，他们给每个家长送上水果和饮料。家长们找到自己的孩子后，就坐在长凳上，等待节目开始。

节目分为两部分：先是合唱队表演，然后是话剧演出。

我穿着白衬衫和蓝色运动短裤，上台准备和合唱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唱第一支歌，突然，我看见了——妈妈。座位间的通道异常拥挤，她累得气喘吁吁，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我还注意到她那天的穿着：蓝色的短裙，还有那件我最喜欢的，带蓝色波尔卡圆点的白衬衫。这件衣服，她穿着真是好看极了。只可惜，同所有的夏装一样，那是件短袖衬衫，我不喜欢有人看见妈妈手臂上印着号码。

见到妈妈的我，兴奋异常，歌词竟忘了一大半。可我还是动着嘴唇，假装在唱，主要是不让普阿发现。观众鼓掌完毕，我就跑到后台开始换话剧服装。

手一碰到那件衣服，我就知道自己根本演不了了。我实在

不想让妈妈见到我穿成这样，就算是配角的衣服，也要漂亮得多。况且，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在舞台上怎么唱得出口？“动作快点，小姑娘！”我听见普阿在喊我，“大家都在等你呢！”她走过来，帮我整理好衬衫和运动裤外套着的那件破衣服。我知道，我看上去更像一堆会动的破布，而不是话剧的主演。我的腿一步都迈不动，普阿只得把我硬推上台。于是，我就像具僵尸，直直地立在舞台中央。

我们的音乐老师纳胡姆，将曲子开头的几个小节用手风琴演奏了两遍，可我还是一个音都唱不出来。

“开始唱啊，听见了吗？”普阿在舞台侧面低声威胁我，“你要把一切都搞糟吗？唱啊！”我害怕极了，只得张口，却发现从我嗓子深处，只传出一阵嘶哑的声音：“在……加利利……湖的……岸边……”我唱不下去了，泪珠沿着脸颊滚落下来。我越是想忍住眼泪，观众越是哄堂大笑。

普阿气急败坏地走上舞台，向我挥舞着拳头喊道：“你究竟唱还是不唱！”

我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众人的笑柄，仿佛我本就是角。我仍然拼命想唱下去，突然，我看见可怜的妈妈一下站起

身来，走了出去。众人的笑声和由此带来的羞辱，她实在难以忍受。

“你把一切都毁了！”我离开舞台时，普阿对我尖声喊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失所望！”

就在这时，我发现妈妈站在我的身旁。自光明节那天后，我就没再见过她了。她还是那么美，看起来仿佛瘦了不少。她问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像个傻瓜一样。“我今天不是来看我女儿出丑的！”她说。她甚至没有吻我。突然间，她把我推开，喊道：“天啊！你身上怎么都是虱子！你头上也爬满了虱子！”

“请安静一点！”普阿说道，“能否请你们都安静点！我不希望听见任何声音！”

妈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她说的话里面，甚至夹了些波兰语，我是一直为此感到尴尬和恼火的。她让我把身上的这堆破布脱掉跟她走。我不知道她准备做什么，因为她不停地大声说着波兰语，我唯一能听明白的就是：“我女儿身上有虱子？这是个什么地方？集中营？”

盛怒之下，她沿着长廊疾步走向寝室，她走得那么快，我简直都跟不上。她像一阵旋风一样，冲进我的房间，打开我的